

女性主義的異音對話： 電影《姊妹》 (*The Help*) 之我見

文 | 陳安琪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圖 | 得利影視、編輯部提供



《姊妹》電影海報。

「姊妹」這部電影，談的是美國在六零年代種族隔離政策與歧視黑人的背景底下，黑人女性所面臨的性別、種族與階級歧視的三重壓迫，同時對照西方白人中產階級女性與黑人女性不同的壓迫處境，以及討論貫穿整部電影的姊妹情誼如何實踐。本文將以此三項議題進行評析，最後並連結至對臺灣家務移工處境的反思。

一、黑人女傭所面臨的性別、階級與種族三重壓迫

片中黑人女傭所處的環境，不僅是整個密西西比州對黑人的種族歧視與隔離。她們被視為低等卑賤且不潔的人種，只能從事餐飲、幫傭之類的基層服務業或長工，以致於長期處於經濟弱勢，必須為了餬口對白人忍氣吞聲，不敢反抗。而代表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的希莉不願借區區小錢給黑傭供應孩子上大學，「同為基督徒，上帝不會幫助好手好腳的人借錢！」這樣的語彙充滿了白人中產階級的傲慢。她甚至污蔑所有的黑人

女傭皆有小偷的潛能，並且強力主張蓋黑傭廁所以避免黑人的傳染病，如此論述正如 Amos & Parmar (1984) 與 Carby (1982) 所指西方白人女性主義者充滿將黑人女性病理化與問題化的意識型態，忽略了種族歧視所連帶出階級歧視的壓迫，因而個人化黑傭的經濟困境。

此片較少著墨黑人女性所遭遇的性別壓迫，唯有在叛逆的米妮身上刻畫出三重壓迫。在被解雇之後，米妮首要擔心的是酗酒黑人男性對她家暴的問題，也害怕少了經濟來源，女兒也要被迫去幫傭，而失去藉由教育翻身的機會。對米妮來說，除了家暴的性別壓迫，加諸其上的還有種族歧視交織階級歧視。因為是黑人，所以只能從事低薪且卑微的幫傭工作；因為是勞動階級，受制於中產階級白人女性是她們的雇主，也是主要的經濟來源，因此對於任何的羞辱必須隱忍。相較於生為人的基本尊嚴與需求受到踐踏及威脅、黑人可以隨時隨地被槍殺的敵意環境，性別歧視與家暴問題顯然已被黑人女性放置在較後面的



發展「三重壓迫」理論之一的 Claudia Jones。(圖片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Claudia_Jones)。

位置。正如 3K 黨在街上射殺黑人，種族仇恨四處蔓延，似乎永無止盡時，米妮的恐懼道出所有黑人的沈痛：「我們被困在地獄裡，孩子也是！」

二、白人女性主義與黑人女性主義的對話

本片像是黑人女性主義對西方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的批判與反動，如 Mohanty (1991) 批判西方女性主義者將第三世界女性視為同質單一的整體，並他者化第三世界女性為被剝削、落後、缺乏能動性與亟待拯救的研究客體，忽略這些非白人女性的反抗與能動性。片中的黑人女傭便是極佳例證，她們擁有豐富的生活常識與育兒知識，成為白人小孩的精神支柱與情感依賴，以及鼓勵白人女性時的智慧展現（黑傭鼓勵被排擠的白人女性，激勵擔心她們安危的女主角振翅高飛），甚至是特製蛋糕的神來一筆，在在充滿黑人女性強韌的生命力與能動性。即便冒著被揭發、被指認的危險，在風聲鶴唳的種族歧視氛圍當中，這些黑人女傭毅然決然寫下她們的生命故事，就算中途女主角受挫想放棄寫書的計畫，她們反倒在困境中堅持到底，如此的堅毅與勇氣，大大顛覆了西方中產階級白人女性主義者所刻畫出的受害者形象。

至於中產階級白人女性主義者所追求的

又是什麼？在本片中，以希莉為首的白人女性顯然屬於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爭取白人中產女性法律權益並積極從事慈善事業，擁有美滿的婚姻，是能夠生育、完美打理家務的異性戀，也是所有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的典範。其他非典型的白人女性，要不受到極力導正（如女主角遭受母親與朋友從頭髮至言行的矯正），被驅使步上白人女性該走的「常軌」——婚姻；要不便是身為非典型的存在而遭到排擠忽視（如來自下層的窮女性）。

然而，這樣的西方中產階級白人女性主義論述，卻無視於自身是種族歧視與階級歧視的壓迫者，一如希莉積極推動家事幫手衛生計畫時，認為這是一項隔離但平等的政策，並且威脅道史基特鎮上存在種族主義者，但不是她！這正是跨國女性主義所批判的歐美中心主義霸權意識型態！再者，女主角的書發行後被男友發現，男友所提出的質疑：「為何製造問題？讓處境更艱難？」正如西方中產階級之主流白人女性主義者的質疑：「第三世界女性為何製造問題？讓女人處境更艱難？」受到黑人女性主義者與跨國女性主義者對於姊妹情誼的批判，史基特的回答就像是黑人與跨國女性主義者的回答：「問題一直存在！」

三、姊妹情誼

「姊妹」以黑人女性主義觀點提出，姊妹情誼的可能在於正視女性經驗的多元差異，以及女性內部的壓迫問題。如同女主角因為希莉發起蓋黑傭廁所予以隔離的計畫，憤而燃起為黑人女傭寫書的念頭，承認在性

別歧視之外，階級歧視與種族歧視存在於女性之間，便能夠開啓結盟的契機。然而，姊妹情誼的過程絕對不是輕鬆談笑，而是血淚交織的歷程，正如 *Play with Fire* 裡的 Nagar 與 Writers（2006）女性社群的寫作計畫一般，從初始的質疑與不信任到彼此竭誠相待，透過不斷的深度對話與反思，方能確認姊妹情誼並非僅是白人女性主義的自以為是，如此女性之間的結盟才有可能。

女主角對照顧自己的黑人女傭有著深厚情感與依賴，體認她們所遭受的不公對待，因而能夠放下雇主的身段，傾聽她們的聲音；出身窮困的白人女性放下階級地位，跨越種族界線，把黑人女傭當做自己真正可靠的朋友，同桌吃飯，為黑傭遭到家暴打抱不平。同樣地，女主角不願拋下她們去紐約時，黑傭鼓勵她勇於開創人生；也如同被排擠的白人貴婦害怕自己無法符合主流社會所規範的「賢妻良母」標準時，黑傭給予安慰，和她一起同仇敵愾。這些平等的看待與真誠的情感交流，才是黑人女性主義所謂的姊妹情誼，黑傭也才願意握住白人女性伸出的那隻手。當非典型的白人女性遭遇主流意識型

態的壓迫時，需要勇氣去反抗；當非白人的第三世界女性遭遇西方霸權文化的後殖民壓迫時，也需要勇氣去反抗，當彼此皆能看見對方不同的生命經驗與多元差異時，相互鼓舞彼此增能的姊妹情誼才有可能。

四、對台灣家務移工處境的反思

黑傭在白人家庭裡是無聲的、看不見的他者，必須捨棄照顧自己的孩子，進入白人家庭從事低酬的家務勞動工作，包括育兒與照顧老人的情感勞動。《姊妹》一片讓我們看見黑傭對於這樣的工作，所投入的情感遠勝於有血緣關係的母親或家人。報酬與情感事實上甚少能夠截然二分，即便處在充滿歧視的環境底下，黑傭看重孩子身心的成長遠大於一切，在她們眼裡沒有顏色，只有孩子對她們的情感依賴與責任。顧玉玲（2008）與電影《麵包情人》皆點出家務移工的工作與情感彼此糾結、無法切割的關係。然而，白人中產階級女性對黑傭的評論是：「只在乎錢與工作，而不在乎關係與情感。」如此情境和臺灣的家務移工頗為類似，她們的工作性質容易和孩子或長照雇主產生情感連帶與依附關係，但往往被外界污名為僅為錢工作，仲介甚至警告雇主小心防範財物損失，對於不同國籍的移工，也建議雇主應採取不同的因應之道，但無論是手腳不乾淨、貪小便宜或好吃懶做等等的論述，不僅立基於種族化刻板印象的歧視（藍佩嘉，2008），諸如扣留薪資或「她們寧可加班賺錢不休假」的論述，亦交織著雇主對於勞工階級的剝削。而這種家庭內部的女人戰爭，無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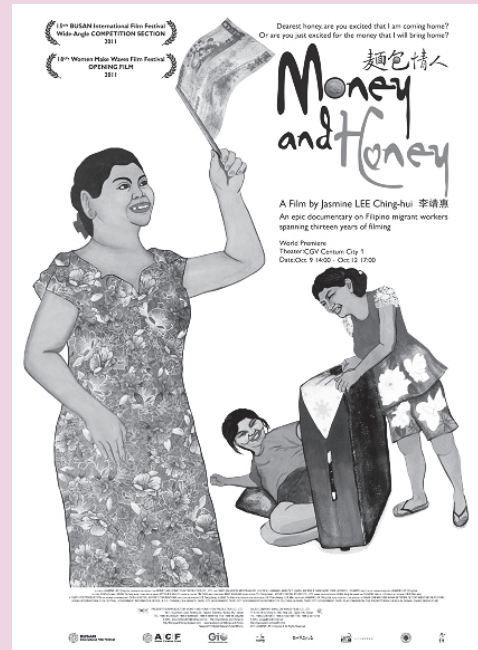


《姊妹》電影劇照，得利影視提供。

黑傭與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對抗，抑或外籍幫傭與家務移工之於臺灣雇主，男人總是置身事外，變成女人何苦為難女人的問題。然而，女性主義倡議的政治宣稱「個人的即是政治的」，主張必須讓這種私領域操演出的全球化微觀政治，成為社會與國家共同面對的重要議題。



《姊妹》電影劇照，得利影視提供。



《麵包情人》電影海報。

參考文獻

- 藍佩嘉 (2008)。〈誰是「外勞」？〉。《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91-130。臺北：行人。
- 顧玉玲 (2008)。《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臺北：印刻。
- Amos, Valerie, & Pratibha Parmar. (1984). Challenging Imperial Feminism. *Feminist Review*, 17, 3-19.
- Carby, Hazel V. (1982). White women listen! Black feminism and the boundaries of sisterhood. In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Ed.),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race and racism in 70s Britain* (pp. 212-235). Birmingham: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1991).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In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 Russo & Lourdes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pp.51-8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 Writers, Sangtin & Richa Nagar. (2006). Introduction. *Playing with fire: Feminist thought and activism through seven lives in Ind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